

歷史與空間

中都城記(下)

■ 斯雄

經過6年連續不斷地營建，中都城已具備宮廷建築的基本格局和形制。在營建中都城的前後，朱元璋為其父母、兄嫂在鳳陽縣城南修建大明皇陵。規模宏麗，製作完美，有於前焉，成為明代第一陵。石像生32對，數量之多，刻工之美為歷代帝王陵之冠。南京明孝陵以及隨後明、清兩代的陵寢規制，基本出自大明皇陵。

讓人意外的是，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朱元璋突然以「勞費」的理由，「詔罷中都役作」。同年九月，「詔改建(南京)大內宮殿」，按照中都城的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改建南京的宮室、社稷、太廟等。洪武十一年，改稱南京為「京師」，罷北京，仍稱開封府。永樂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改應天府為南京，並以順天府北京為「京師」。此後，明、清兩代均以北京為京師。

遷都南京時，朱元璋詔書說：「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樸素堅壯，可傳永久，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大明會典》載，明成祖朱棣「營建北京，宮殿門闕，悉如洪武初舊制」，沿用了中都城的規劃制度，沒有再照鳳陽中都宮闕那樣搞得豪華侈麗，只是中都宮殿門闕南京翻版的再翻版。

清康熙皇帝在明孝陵題有「治隆唐宋」，以褒揚明太祖。與此異曲同工，中都城「上承宋元，下啟明清」，《中都志》稱「規制之盛，實冠天下」。上世紀60年代末即尋訪考查明中都遺址，著有《明中都研究》的王劍英先生稱其為「中國數千年來最華麗的都城」。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先生評價中都城是「朱元璋集我國2000多年都城建築之大成，悉心營建的一座豪華都城」、「完備的封建帝王宮殿的藍本」。

罷中都役作後，結局只能如《阿房宮賦》所言，「鼎鑄玉石，金擲珠礫，棄擲擲，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修《鳳陽府志》時，中都城九門高峙，周圍基址宛然。乾隆二十年(1755年)，拆九門和包磚面的兩段外城牆，取磚營建府城，中都城遂成遺址。新中國成立後，皇城城牆基本保存完整。文革期間，城牆及城門台基被大量拆除。

走上殘存實長57.75米的午門城牆，放眼望去，滿目蒼涼。沿午門西側延伸向西華門城台，尚存1,100多米連續完整的城牆，巍峨之氣勢尤在；東望，已完全是當代的市井景象；北望，則一馬平川，唯見叢生的雜草，地面建築全無，已難覓當年宮闈的勝景。

在家鄉建都又廢都，頗為蹊蹺。《明太祖實錄》說：「初，上欲如周、漢之制，營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之。」朱元璋一生敦崇儉樸，愛惜民力，以「勞費」為罷建中都似乎合情合理。劉基就曾多次勸諫：「鳳陽雖雖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雖已置中都，不宜居。」

明說的原因，常常不是要因，更深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說不出口。比如擔心建都家鄉，淮西勳貴集團利用盤根錯節的宗族、鄉里關係擴大勢力，對皇權構成威脅；再比如營建中都期間「工匠壓鎮」「役重傷人」等。其中還有一條可能更為關鍵：定都臨濠之前，鳳陽「百姓稀少，田野荒蕪」，處江淮之間，易澇易旱，漕運不便，經濟極其落後，人為定都之後，其供應仍靠富庶的江南來負擔，朱元璋亦曾多次移民充實，造成一系列後患。

廢都之後，這些後患對鳳陽的影響至深至遠。有關鳳陽花鼓的研究，對此作了注解。

原生態的鳳陽花鼓，是民間藝人以花鼓小鑼為伴奏樂器、雙人表演民間小曲乞討謀生的一種曲藝形式。一般認為產生於明代「移民回裡說」：清乾隆至嘉慶年間趙翼《陔餘叢考·鳳陽丐者》曰：「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回。其歌曰：『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原是好朋友，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行乞如故。《蜩庵瑣語》云：『明太祖，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回首墓探親，習以為俗，至今不改。』理或然也。」

鳳陽花鼓詞所述，絕不是「一移民偶然逃亡的做作」，而是「明代鳳陽農村破產時，所發出的哀音」。從有清一代至民國，鳳陽的面貌，並無根本改觀。

如此看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倒也所言非虛。這應該是朱元璋當



鳳陽中都鼓樓。 網上圖片

初執意在家鄉建都旋又廢都時沒有想到的。新中國成立後，鳳陽的經濟逐漸改觀，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特別是至1978年，以小崗村為代表率先實行「大包乾」之後，鳳陽農村勃發生機，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外出行乞隨之絕跡。縣委的領導告訴我，70年過去了，縱向來看，鳳陽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49年的不足30元到2018年的11,544元，實現了亘古未有的歷史性跨越。

曾經消失的中都城，如今已經今非昔比，經過考古發掘，如今已成鳳陽響亮的名片。除了被國務院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成功入選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2019年3月選入「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項目名單。知名度的提高，引來八方遊客。鳳陽縣文化旅游局有個統計數據，聽了讓人既興奮又欣慰：2018年，中都城遊客數約25萬人次，明皇陵遊客數約30萬人次，門票收入750萬元。鳳陽縣全年旅遊接待人數242萬人次，景區門票收入3,000萬元，旅遊綜合收入20億元。

我和鳳陽縣的領導開玩笑說：「你們有明代第一城和第一陵，發展旅遊，完全可以讓中都城聯手北京故宮、明皇陵聯手南京明孝陵，並與小崗村紅色旅遊打包推介。這三張名片，鳳陽獨有，世界唯一，得讓多少人嚮往，讓多少地方羨煞啊！」

鳳陽花鼓仍在唱，精氣神完全不一樣。縣裡的領導告訴我，花鼓詞現在已經有了新的改編：「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是個好地方。龍騰祥雲風起舞，天地人和新氣象。自從那年掀開了新篇章，走上了小康路，咱們一步一輝煌。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年年收穫金色的希望。」

鳳陽之名，本取「丹鳳朝陽」之意，比喻賢才趕上好時機。誰能想到，600多年後，中都城終於趕上好時機，邁進新時代，以蒸蒸日上、嶄新風貌詮釋出「鳳陽」原有的寓意：完美、吉祥、前途光明。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祖師奶奶和祖師爺爺

一九六〇年代初，夏志清將張愛玲寫進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後，「張學」便大行其道。景效的作家，不絕如縷，於是便有「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之說。

這句話見諸王德威大作。他也真的做了工夫，將一干所謂「張派」列成系譜，細細分析。可是，有些作家是否「張派」，我卻有所保留，不敢全同。張愛玲果真是「祖師奶奶」？而她的「祖師奶奶」是誰？她「私淑」的究竟是誰？

日前，有圖書館推出一批舊書賤價出售，被我執了一本王德威寫的《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5月)，華麗的封面，捧之在手，喜甚。

代序就叫《張愛玲成了祖師奶奶》。王德威說，「五四以來，作家以數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贏得讀者持續的支持者，除魯迅外，惟張愛玲而已」，書中，王德威細數張派：「私淑張腔的作家，多能各取所需、各顯所能。女作家如施叔青、朱天文、朱

天心、鍾曉陽、蘇偉貞、袁瓊瓊，甚至三毛，男作家如白先勇、郭強生、林俊穎、林裕翼等，都有值得追溯的因緣關係。」

將白先勇歸入張派，視他為「60年代的張派重要傳人」，我便有異議。細看白先勇的作品，怎也覺不出什麼張腔張味來。王德威說：「白寫凋零虛脫的世家，繁華散盡後的歡場，一片懷舊氣息，為張荒蕪的末世觀，作了有力註腳。」

這種繁華散盡的書寫，我反而覺得白先勇不是在學張愛玲。這根查源，白的「祖師」應是曹雪芹。

白先勇在美國大學授《紅樓夢》二十多年，二〇一四年獲台大邀請返母校開導讀通識課，將畢生對《紅樓夢》的鑽研體會，傾囊授予台灣學子。論者說，他一字一句，一段一落，探尋其中的微妙涵義，絕非淺層式地講故事。由此可見可證，白先勇是個紅透，迷在其中，學在其中，那才有流芳經典《台北人》。

王德威指，香港的鍾曉陽成為「70年代張腔新秀」。當年，鍾曉陽寫了篇散文《販夫風景》，嚇驚了一眾中老年作家、筆耕者，驚訝一個少女竟有此慧根；其後寫的《停車暫借問》，更是一雷天下響。有人訪問鍾媽媽，怎樣培養出如此文慧的女兒？我記得鍾媽媽說，鍾曉陽在她肚子時，便施以胎教；胎教的教科書是《紅樓夢》。怪不得！鍾曉陽的文思原來是曹派，可不是張派。王德威在《腐朽的期待——鍾曉陽論》中承認：「正如張愛玲一般，鍾曉陽也是《紅樓夢》的愛好者。」

不可不知，鍾曉陽的《紅樓》，在母親的肚裡已構架了，哈哈。張愛玲雖偉大，但白先勇、鍾曉陽，甚至張愛玲本身，他們所私淑的，正是曹雪芹，曹雪芹是他們的「祖師爺爺」。

若言偉大，「祖師奶奶」絕對及不上「祖師爺爺」。



誰是貨真價實的張派，這書有分析。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裝蒜、裝B、詐型、詐家衣、詐帝、扮豬食老虎

廣東人所說的「扮嘢」，說國語或普通話的人會說「裝蒜」。筆者在首度接觸「裝蒜」一詞時有個疑問——「蒜」是一種可供食用或調味的植物，裝扮成這個有何意義呢？書面語中，有所謂「裝蒜子」，應是孫子在家族中年紀小、地位低，有人就用此詞表示假裝懦弱、怕事或什麼都不懂、不會的樣子；可能是「孫(sūn)」與「蒜(suàn)」諧音，就有了「裝蒜」這個講法。

時至今日，「裝蒜」已不多人說，取而代之的是「裝B」。據說，這是內地一個中英合璧的「熟詞」(潮語)，當中的「B」是英語「Boast」(有吹噓的意思)的首個字母。由於「逼(bī)」與「B」音近，所以「裝B」有個中文寫法「裝逼」。另外，「逼」的同音字「屌」指女性的陰戶，所以有衛道之士認為「裝B」是個粗鄙之詞，不宜於社交場合上使用。隨着此詞的流行，坊間出現了「裝B」——形容那些傻兮兮的傢伙，「牛B」——形容那些「醒目」(精明能幹)的人。

「詐」有假裝和欺騙的意思。粵語中有不少與「詐」有關的用語，如：「詐瞞」(裝傻)；「詐死」(裝死)；「詐嬌」(撒嬌)等。最常用的莫過如以下幾個有「扮嘢」意思的用語：

詐型；詐家衣；詐帝

對「形」與「型」二字的運用，歷來多有混淆。一般而言，「形」指樣子，「型」則指類型、樣式。意思為「扮嘢」的「裝樣子」就相當於「裝形」，那把「詐型」寫作「詐形」方為合理。「詐型」除可看成「扮嘢」，也有別意：示例1：某日，阿麗落錯單，經理即時用粗口鬧佢。由於內容涉及「母親大人」，佢咪走去同老細「詐型/詐晒型」囉！「詐型」指表示不滿或投訴；「詐晒型」指表示極度不滿。示例2：佢日日遲大到，唔呀老細「詐型/詐晒型」至奇！「詐型」指責怪；「詐晒型」指高度責怪。

「詐家衣」中的「家衣」原來只是個讀音，本字是「虛情假意」的「假意」，所以如從「家衣」(家中所穿的衣服)去想，一般人應無法理解「詐家衣」的箇中意思。近年不少人，不加思索、不作考究地把網上對粵語的解說再加上一己的理解編匯成書，當中就輯錄了「詐帝」的出處，筆者整理如下：「詐帝」一詞出於《漢書·高帝紀》。話說，楚霸王項羽圍攻漢王劉邦於彭越，城內缺糧，將士也戰至筋疲力盡了。眼見形勢危急，劉邦十分焦慮，將軍紀信便對漢王說：「臣有辦法可保漢王逃走。」在劉邦的同意下，降書送往項羽，說漢王今夜會出東門投降。到了半夜，城內婦女相擁至東門，來個聲東擊西——在將士們的掩護下，劉邦伺機從西門逃走。待全城城

女散去，天已亮了。此時裝成漢王模樣的紀信，臥在一籠車上，但一直以衣袖掩面。楚兵以為是漢王出降，欣喜若狂，高呼萬歲。項羽出營審視，見車上坐着的人竟然不是漢王，便問道：「你是何許人，膽敢冒充漢王？」紀信回答道：「我乃漢將軍紀信。」項羽又問道：「漢王現在何方？」紀信回答道：「早已離開此城！」項羽極為生氣，下令把籠車燒毀，紀信就此被活生生地燒死了。紀信這一招就是「詐」作為「帝」，於是騙了楚霸王。

筆者無意抹殺網上資料的可信性，但無可否認好一部分在寫法、解釋或出處上是穿鑿附會的。「詐帝」一詞只是民間用語，應不到「皇帝」的級數。穿鑿的人應是見了詞中有「帝」而「食住上」(循此方向發展)罷。

「詐」與「弊」均含欺騙成分，那「詐弊」這個組合就有裝假之意。通過以下的音變，「弊」讀成「帝」：

弊/bai6；轉調到閉/bai3；轉聲母→帝/dai3

在音、義的雙重配合下，「詐帝」很有可能是「詐弊」了。

由於「詐」是「言」字部，所以有人以邊旁為「言」的「詭(讀「帝」)」取代了「帝」。反正，兩者均為借字，故用「詐帝」定「詐詭」則視乎個人習慣。除了「詐帝」，它還會以「詐詐帝」、「詐詐帝帝」的形式出現。

示例3：而家就埋單，你咪「詐詐帝/詐詐帝帝」借厘逼吓！佢邊呢一唔聽聽，就「詐詐帝/詐詐帝帝」行開！

對於含義為「詐唔知」的「扮嘢」，英文的講法是「Play Dumb」(裝沉默)；有人會用「Crazy like a fox」(癡癡如狐狸)，可其原意是裝成笨笨其實是絕頂聰明的，與以下一個諺語異曲同工：

扮豬食老虎/扮豬吃老虎

豬一向予人愚笨膽怯，所以如「扮豬」就最不起眼了。就是這樣，機靈的老虎也會走漏眼，因而疏於防範，那就可伺機攻其不備，一舉將之殲滅，成為最終的勝利者。比喻用心機要詐，示敵以假。

「扮豬食老虎」多少予人虛偽的感覺，但在弱肉強食的世界裡，這也不失為一種做人策略——形勢比人弱時，索性示之以弱；只要「命能保」，就有「吃老虎」的機會，因而何妨忍辱負重，先行「扮豬」。有人說「扮豬食老虎」與「真人不露相」無異。其實，兩者只得一個共同點——「扮」。再說，後者只是故意收起才華以防別人攻擊，卻無伺機發難的意圖。

世上有「扮豬食老虎」，也有：

扮老虎食豬

意指某人沒老虎的威武，卻裝扮成老虎去嚇唬人。這與清朝學者鄭板橋曾說的如出一轍：

世間鼠輩，如何裝得老虎

詩語背後

■ 江鄰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下)

一個人堅持記日記，不外乎三種情況：一種是專門寫來給人看的，通篇是對自己的粉飾和標榜，以博取道德名聲。一種是日記體的創作，或格物致知的隨筆，或人生閱歷的感悟，目的是教化他人，所以也是讓人看的。還有一種是只寫給自己的，主要用於反省自己的言行，思考得失，以達自警自勵之效。後一種情況，大概是受儒家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想做一個完人。

蔣介石的日記，想來應該算是第三種。他的日記講大道理不多，用語輕率尖刻，不怕揭自己的短，不諱疾忌醫，且從不示人，看不出任何追求世俗名聲的跡象。他在日記中幾乎罵遍了部屬，對自己好色易怒等私德上的虧欠，也時有檢討，如「見艷心動，記大過一次」。對治國理政上的缺失，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

「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甲、用人未及科學方法並無綿密計劃；乙、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丙、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衝突；丁、本人衝動性大，繼續性少，手令多而變更性繁，此乃思慮不周，行動輕率之過也。戊、感情過於理智。己、不注意提綱挈領，細事操勞過多。庚、長於應變，短於處常，用人行政皆於臨急關心。」

「自選台以來，澈底反省研究，自覺缺失最大者為學無根柢，教不科學，尤其對於用人無方，行政無法，為敗亡之由。」

更耐人尋味的是，蔣介石1949年6月18日的日記：「中共已於十五日在北平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且將改國號國徽，聞之悲樂交感。悲者，共產黨到底席捲了大陸，還要建國；喜者，毛澤東竟然要捨中華民國國號另取國名，如此一來國民黨政府就算退居小島也還是正統。」

都到這般境地了！一邊是奪取全國政權的毛澤東，捨得一身剛，敢把皇帝拉下馬，把眼前的勝利只看作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視改天換地為己任，人間正道是滄桑。一邊是偏安小島的蔣介石，還在那裡患得患失，計較自己的政權正統不正統。綜合起來分析，蔣介石的日記，真實度是比較高的。當然真實並不等於正確，更不等於全面。蔣介石個人的真實，也不等於歷史的真實。想想蔣介石這一生，在軍閥混戰的時局中，拉攏分化，威逼利誘，縱橫捭闔，如魚得水。就是與宋美齡的婚姻，對蔣經國的培養，也都是成功的。然而，一個一個小成功，最終積累成一個大失敗。失敗在於根本，不在於表象。換言之，蔣介石的失敗，不是因為他不努力，不夠聰明，缺乏手腕，而是由於他承擔的歷史角色。作為舊秩序的維護者，他只能修補補，不能推倒重來。即便把一切做到極致，也改變不了世道的命運。舊秩序的維護者，必然也是舊社會的殉道者。

對此，蔣介石本人也是有所認識的。他在1957年2月9日的日記中，曾這樣反省自己：「近來反省以往經歷，甚覺三十八年(引者註：民國38年，即1949年)以前之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社會、黨務、人事，皆

如盲人夜行，任憑個人之自足聰明，而不知其政治軍事之基本何在，故最後卒遭恥辱之失敗。」

天道無常數蔣公從來成敗論英雄連橫合縱偏安盡誘利施成轉瞬空枉娶伊人為國婿徒勞虎子繼龍宗少年理想今何在一片濛濛細雨中

據記載，蔣介石去世當晚，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草山別墅裡的一代英雄，在狂風暴雨聲中結束了自己88年跌宕起伏的人生。而在生命垂危之際，他的最後遺囑是：「我死後，將靈柩暫厝慈湖，那兒風景好，很像我們奉化老家。」然後，閉上眼睛，再也不說話了。

此時此刻，蔣介石不是不是在強烈地思念自己的家鄉——奉化溪口呢？那古木參天、危崖聳立的武嶺，那流水旋洄、游魚可數的剡溪……有生之年是回不去了，死後也要回去，在祖墳入土為安！一份入葬祖墳的念想，導致蔣氏父子的靈柩迄今仍暫厝慈湖，不得安葬。在這件事情上，蔣介石再次表現出了對宗法傳統的固守，或者說對正統的偏執。這種固守和偏執，也許從他而立之年給自己取名「中正」時，就注定了。

誰曾想，時過境遷，連「總統」府前的中正廣場，也被陳水扁政府改作了自由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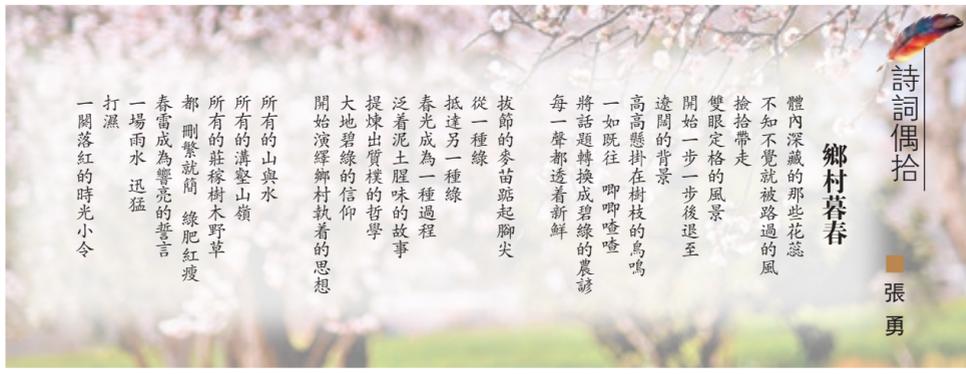
天道無常數蔣公從來成敗論英雄連橫合縱偏安盡誘利施成轉瞬空枉娶伊人為國婿徒勞虎子繼龍宗少年理想今何在一片濛濛細雨中

據記載，蔣介石去世當晚，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草山別墅裡的一代英雄，在狂風暴雨聲中結束了自己88年跌宕起伏的人生。而在生命垂危之際，他的最後遺囑是：「我死後，將靈柩暫厝慈湖，那兒風景好，很像我們奉化老家。」然後，閉上眼睛，再也不說話了。

此時此刻，蔣介石不是不是在強烈地思念自己的家鄉——奉化溪口呢？那古木參天、危崖聳立的武嶺，那流水旋洄、游魚可數的剡溪……有生之年是回不去了，死後也要回去，在祖墳入土為安！

一份入葬祖墳的念想，導致蔣氏父子的靈柩迄今仍暫厝慈湖，不得安葬。在這件事情上，蔣介石再次表現出了對宗法傳統的固守，或者說對正統的偏執。這種固守和偏執，也許從他而立之年給自己取名「中正」時，就注定了。

誰曾想，時過境遷，連「總統」府前的中正廣場，也被陳水扁政府改作了自由廣場。



詩詞偶拾

鄉村暮春

張勇

體內深藏的那些花蕊  
不知不覺就被路過的風  
檢拾帶走  
雙眼定格的風景  
開始一步一步後退至  
遼闊的背景  
高懸掛在樹枝的鳥鳴  
一如既往唧唧啞啞  
將話題轉換成碧綠的農諺  
每一聲都透着新鮮  
拔節的麥苗踮起脚尖  
從一種綠  
抵達另一種綠  
春光成為一種過程  
泛着泥土腥味的故事  
捉煉出質樸的哲學  
大地碧綠的信仰  
開始演繹鄉村執着的思想